大易擇言

一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七

上元程廷祚撰

䷲ 震下 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正義 紫陽朱子曰震来當震之来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

也此卦之占為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
重

虛齋蔡氏曰震来當震之来時也以心言謂事之可
懼而吾懼之也虩虩所以狀其震来凡有所事者
皆當懼懼便是震来也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執事
便敬所以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餘論

新蔡千氏曰祭禮薦陳甚多而經獨言不喪匕鬯者
匕牲體薦鬯酒人君所自親也

安定胡氏曰百里雷聲之所及也匕者宗廟之器以棘木為之似畢而无兩岐所以舉鼎之實而升于俎也鬯者以鬱金草和酒而有芬芳調鬯之氣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程子以為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

從之或出即瓫字之誤

愚案震初受體于乾而主動者也卦中陽爻為道心之動陰爻為人心之動而全卦又有道心能自奮于人心之象故彖辭直斷之曰亨而傳不更釋也震来指心之動心之動非一端而獨言恐懼者恐懼乃道心之生而人之所以免於憂患者也震来虩虩言存于心者不敢放也笑言啞啞言發于身者不敢肆也至于人之存心初不必實有患害而

後生其恐懼震驚百里言危在于至遠而懼形於至近故能不喪匕鬯如此則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生而終獲其福矣於此見震之動於天德也○啞啞益收斂之意舊解或以為盛或以為自若皆誤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正義伊川程子曰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修飭循省也

餘論平菴項氏曰恐懼修省所謂洊也人能恐懼旣震矣

又修省焉洊在其中矣

雲峯胡氏曰恐懼作于心修省見于事修克治之功

省審察之力

折中曰案恐懼修省者君子之洊雷也非遇雷震而恐

懼也須從項氏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正義會稽虞氏曰初位在下故言後

伊川程子曰初九在卦之下處震之初若能以為恐懼而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後笑言啞啞也

餘論

徂徠石氏曰初九有陽明之德居震之始是能先戒懼者故繇彖所言此爻當之

雲峯胡氏曰初九在内卦之下震之主也故辭與卦同益震之用在下而重震之初又最下者所以為震之主也

愚案爻辭于笑言啞啞特加後字此用意所在世故有初心本知戒謹未幾而繼之以放肆者所謂始未嘗不肅慎後稍怠慢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震來而能恐懼周顧則无患矣是能因恐懼而致福也因恐懼而能自修省不敢違於法度是後有法則而能保其安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辨正

愚案六在震卦爲人心之動六二震来厲乃所謂人心惟危也億者多也貝人之所寶猶陽德之足重也今二不見剛是自失其陽德猶人之喪其貝而且多之象也九陵峻險幽暗而背乎陽二以陰柔動乎剛上是又躋于九陵之象也此皆言人心之危以明震来厲之義也然人心愈動則愈危而道心益不可見勿逐七日得言誠能安静自不久而得其道心矣此爻舊觧俱誤

存疑伊川程子曰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已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辨正 愚案乘剛者言背乎陽德而出其上也言乘剛則喪貝躋陵之危皆在其中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辨正 愚案蘇蘇微動之貌六三上親九四與二之乘剛者異然其材劣弱知有陽德而不能從故為震蘇蘇之象震行无眚勉之以動而從剛也

楊氏文源曰震而不行徒震耳行者改圖也此恐懼

所

存疑　伊川程子曰蘇蘇神氣渙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于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辨正　愚案位不當者猶言不勝其任也言六三不能動而從剛其材有以使之然也

九四震遂泥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四不中不正陷溺于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遂无反之意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初九以一陽動乎二陰之下得震之本象故其福與卦辭合九四以一陽動乎四陰之中則震變成坎震而遂陷于泥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

亨之道乃失其剛正則陷于重陰以致遂泥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辨正 愚案六五之動介于天人之際有往而出于危者亦有來而入于危者故曰往來厲然其所處正在于高明之地非六二所可比故終不至以人心汨其道心而大喪其所有事也二曰來厲五曰往來厲其危之輕重不居然可見歟○彖爻二辭每以喪

與不喪為言益心動乃得喪之機而動之不善即有非所可喪而喪者矣可不慎乎

存疑 紫陽朱子曰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

象曰震往来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辨正 愚案危人心也中道心也危行謂行于危所謂往来厲也其事在中大无喪者言六五之危行已不能

无所喪矣非知中之在我而固守之其所喪不至

于大乎大即爻辭所謂億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

媾有言

正義山陽王氏曰居震之極求中不得故懼而索索視而

矍矍无所安親也而復征焉凶其宜也若懼鄰而

戒合于備豫故无咎極懼相疑故雖婚媾有言

東谷鄭氏曰上以陰柔之資而居一卦之上其中无

所得不能自安故震索索而氣不充視矍矍而神不固人之過于恐懼者固无足取若能舉動之際觀事之未然而知戒亦聖人之所許也

趙氏光大曰陰處震極故當震之來志氣消沮瞻視徬徨驚懼之甚也以是而行其志先亂凶也所以然者以不能圖之于早也若震未及身而方及鄰之時恐懼修省豫爲之圖則自无索索矍矍之咎矣

愚案上六道心无存而人心之動已極故為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凶可知矣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即驚遠懼邇之意然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乃陽剛之事此則勉陰柔以知懼而已婚媾有言先儒有以為衍文者　折中謂占戒之外反言以決之之辭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正義紫陽朱子曰中謂中心

愚案中謂道心初九是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正義　兼山郭氏曰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于背則无欲也内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止其止矣不見其人止于行矣内外兼止故人欲滅而天理固存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艮其背之謂乎

紫陽朱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

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

又曰艮其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

動取止之義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

又曰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

説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

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其

人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者
何物曰只是此理

象山陸氏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无我行其庭不見其
人无物

辨正

紫陽朱子曰四句只略對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傳
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段工夫
全在艮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
了行其庭只輕帶過緣艮其背了則自然不見有

已也不見有人故云此四句只略對

愚案艮之為止其義有二一則止其所當止也一則

止其所止而不遷也而意亦一貫惟止其所當止

而不遷是以謂之止也至於止雖一定不易之名

而實有萬變不測之用葢即唐帝之所謂執中而

子思之所謂時中也故彖辭兼行止言之而彖傳

則曰動靜不失其時葢非物我兩忘則有膠于一

偏之弊而流于子莫之執中矣程傳以孔子仕止

久速皆當其可當之最為確切朱子以為主靜又引文王之止于仁敬孝慈似失之矣○案程傳内欲不萌萬物不接亦即物我兩忘之意朱子駁之過矣

存異 紫陽朱子曰不獲其身如君止于仁臣止于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為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

愚案朱子此論義理不為不精然彖辭四句一言靜則不見有我一言動則不見有物益靜而見有我則不能動動而見有物則不能靜皆非時止時行之義而有累于艮者也觀彖傳所釋自明如朱子之言于不獲其身尚遠又何以為不見其人乎以此知訓經之確與未確不在談理之精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艮為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時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

又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

紫陽朱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行固非止然行而

不失其理乃所以為止也

又曰艮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于動

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雙湖胡氏曰艮一陽見于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莫

得而掩蔽之故艮獨稱光明此解最確

折中曰案釋名之下先著四句亦所以為釋辭之端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也時行則行則所

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愚案上下敵應乃八純卦之所同而不相與則艮之所獨以艮取義于止卦則内外皆止也又如賁之文明以止咸之止而說之類則仍有相為用之意而此卦不然故曰不相與也

辨正

平菴項氏曰卦辭為艮其背傳為艮其止晁氏說之曰傳亦當為艮其背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之說

今案古文背字為北有訛為止字之理

餘論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辨正

折中曰案思不出位諸家皆作思欲不出其位思字不甚重今觀咸卦云貞吉悔忘憧憧往来朋從爾思而夫子以何思何慮明之則此思字蓋不可略

愚案　折中以為當重思字最是葢山者不動之物艮之象也人心之好動莫如思然思者人所不能无聖人欲人當其境則有思過其境則无思思不出其位此君子慎思之學所以象艮也○思猶言念慮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

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建安邱氏曰凡人所為所以易至于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正義伊川程子曰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于動之初也事止于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然柔處下當止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

止之道也

雲峰胡氏曰事當止者當于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止于始猶懼不能止于終而况不能止于始者乎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以利永貞欲常久而貞固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義會稽虞氏曰動而得正故未失正也動而得正則止矣

白雲郭氏曰趾初象也動莫先于趾止于動之先則

易而止于既動之後則難傳言未失正者止于動之先未有失正之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辨正 愚案本卦以形體取象二正屬腓腓隨足而動者也足欲行則腓不能獨止六二止于非所當止之地動被牽引而无以自救故曰不拯其隨如是而求快于心不可得矣此非艮之美者也舊說似誤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也上无應援

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乃剛而失中
不得止之宜剛止于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
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
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
二既不得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雖咎不在已
然豈其所欲哉故其心不快
紫陽朱子曰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為限則
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

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此爻占在

象中下爻放此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辨正 愚案不拯其隨則柔將妄行而不可止矣柔之妄行

以不能退而聽命于剛之故故曰未退聽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正義 紫陽朱子曰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九三

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熏心不安之甚也

通論

童溪王氏曰九三下體之終也以上下二體觀之則交際之地也故曰限夫人之身雖有體節程度然其脉絡血氣必也周流會通曾无上下之間故能屈伸俯仰无不如意而心得以泰然居中令也艮其限而有所止焉則截然不相關屬而所謂心者其能獨寧乎故曰厲熏心

雲峯胡氏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二之艮其腓失之
狗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三之艮其限失之絶物
楊氏文源曰此爻是惡動以為静而反至于動心者
益心之與物本相聯屬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則事
應于心而心常泰然有意絶物則物終不可絶而
心終不可静矣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正義 東谷鄭氏曰三雖止而不與物交而其危則實熏心

也

何氏元子曰以強制故危熏心艮限者強制之謂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正義山陽王氏曰履得其位止求諸身得其所處故不陷于咎也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

通論安定胡氏曰人之體統而有之則謂之一身分而言

之則腰足而上謂之身六四出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是身之象也夫人患不能止其身今能止之得其正使四肢不妄動故无咎也

敬菴吴氏曰視聽言動身之用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艮其身也時止而止故无咎若艮限則一于止是猶絶視聽言動而以寂滅為道者矣

折中曰案此爻不言艮其背者蓋艮其背則不獲其身矣不獲其身者忘也若艮其身則能止而未能忘也

然止者忘之路故其占亦曰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止諸躬也者躬猶身也明能靜止其身不為躁動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正義 泉峯龔氏曰艮其輔非不言也言而有序所以為艮也

谷氏拙侯曰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

止止亦非緘默之謂也

辨正 愚案集解有序作有孚亦通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義言之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于中也言以得中為正止之于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

余氏子華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中德者能之

辨正 愚案中正當作正中而正字當作止字葢傳寫之訛以韵叶之可見

上九敦艮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于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止難于久終故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人道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

于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為吉

紫陽朱子曰以陽剛居上之極敦厚于止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能敦于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于終也

秋山王氏曰德愈厚而止愈安是止之善終者也其吉可知

通論 雲峰胡氏曰敦臨敦復皆取坤土象艮山乃坤土而

隆其上者也其厚也彌固故其象爲敦其占曰吉

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

大易擇言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八

上元程廷祚撰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正義 紫陽朱子曰漸漸進也為卦止于下而巽于上為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

通論 雲峯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艮為主艮止也止而說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餘論 安定胡氏曰天下萬事莫不有漸然于女子尤須有漸何則女子處于閨門之內必須男子之家問名納采請期以至于親迎其禮畢備然後乃成其禮而正夫婦之道君子之人處窮賤不可以干時邀

君急于求進處于下位者不可諂諛佞媚以希高
位皆由漸而致之乃獲其吉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
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正而
有漸也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
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于天下也凡進于事
進于德進于位莫不皆當以正也上云進得位往

有功復云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内艮止外巽順止為安靜之象巽為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内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之字疑衍或是漸字

愚案之進王輔嗣解作之于進也亦通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正義伊川程子曰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于風俗人之進于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已且然教化之于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縉雲馮氏曰居積也德以漸而積俗以漸而善內卦艮止居德者止諸內也外卦巽入善俗者入于外

也體艮以居德體巽以善俗

紫陽朱子曰二者皆當以漸而進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正義伊川程子曰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為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為漸也干水湄水鳥止于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為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漸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

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益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于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

紫陽朱子曰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于下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占如此而其

占則為小子厲雖有言而于義則无咎也

辨正 愚案干水厓也鴻方次于水厓言欲進而有待也小子未成人之名入之之託始于此大有所待而後進于壯盛此危而未安之時也故曰小子厲身之所處既未能安則疑謗之生非所能免然能不失其所止以待時而无苟進之慾則无咎之道也舊解未能明確

通論 資州李氏曰鴻隨陽鳥喻女從夫卦明漸義爻皆稱

焉

慈湖楊氏曰進欲其知時故以鴻為象進欲其漸故以
干磐陸木陵為象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在義理實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居中得正上應于五進之安裕者也
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

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

紫陽朱子曰磐大石也漸遠于水進于干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爻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為

言夫子恐後人之未喻又釋之云中正君子遇中正之主漸進于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謂飲食衎衎謂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食而已素空也

紫陽朱子曰素飽如詩云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

通論

折中曰案六爻以鴻取進象自水涯以至山上自遠而近自下而高也于為最遠是士之將進而不苟進者

故在詩曰置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二雖
近為時用漸于磐矣而不忘不素餐之義所謂達不
變塞者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辨正 愚案九三以失位之剛處艮體之極而不知有時措之宜夫征不復以已所行為是往而不能反也婦孕不育以已所見為是執而不能化也以此而進不亦凶乎寇非必外寇凡為我害者皆是也斯時

而有以自杜其執一害道之萌則天德可見而轉敗為功矣舊說未敢謂然○夫征不復二句即艮其限列其夤之意利禦寇即蒙卦利用禦寇之意皆艮體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陰在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為之戒夫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不復謂不

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

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辨正 愚案羣醜同類也離羣醜者猶言離羣獨遊也失其道者言所守不得其宜也斯時惟宜去其害我者以從天德則可以轉敗而為功故曰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正義 山陽王氏曰或得其桷遇安棲也

臨淄房氏曰進而漸于木失所也或得勁直之桷可容託足而安棲謂上附于五故无咎房氏此說可謂明于巽之

本義

紫陽朱子曰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

辨正

愚案干磐陸木陵諸象皆取漸進而上之意以為鴻不木棲似猶未確爻辭言或者謂高則易危苟能

自得安身之道乃可以无咎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木漸高矣而有不安之象鴻趾連接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横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于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

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辨正 愚案巽卦以依附天德為義四之得桷正合其理故曰順以巽也凡言順以巽者皆謂順乎天德蒙之六五亦謂童蒙能自止以從上九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辨正 愚案九五位之至高者故以陵喻人之處此貴其德之足稱婦三歲不孕言患得之意久而不萌于心

也終莫之勝言外誘之來終不能奪吾之所好也如此則其進必以漸而德之足以稱其位也明矣其吉爲何如者

存疑山陽王氏曰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故婦三歲不孕也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塗者也不過三歲必得其願矣

伊川程子曰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二

為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于三四三比二四比
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
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
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
一時之為耳久其能勝乎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辨正 愚案五有剛中之德而自行其志故曰得所願也願
猶中以行願之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正義衡水孔氏曰上九最居上極是進處高潔故曰鴻漸于陸也其羽可用為儀吉者居无位之地是不累于位者也處高而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為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

伊川程子曰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它時則為過矣于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

常事之外者也進至于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為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也以其進之用況上九進之道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

折中曰陸字與九三重故先儒改作逵字以叶韻然逵儀古韻實非叶也意者陸乃阿字之誤阿大陵也進于陵則阿矣儀古讀俄正與阿叶詩云菁菁者莪在

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序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為儀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紫陽朱子曰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通論 雲峯胡氏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用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温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于此當有取焉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正義 紫陽朱子曰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為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

卦爲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

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貞凶而无所利也

張氏彦陵曰妹乃少女而從長男又其情以說而動

是其情勝而不計乎匹偶之宜者故爲歸妹所歸

在妹不正可知故凶而无所利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

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

柔乘剛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于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為女歸之象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是人之終始也以二體釋歸妹之義男女相感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不惟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

平菴項氏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天地之大義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人之終始也

愚案歸妹與漸反對者漸動于禮歸妹動于情也動于禮者无弊動于情者其弊不可勝言矣傳一則曰天地之大義一則曰人之終始所以深明人倫之重而欲動情勝之不可也說也動也卦體不可謂之不正而此卦說與動合且內說而外動則以說為主而不得謂之皆正矣說而不正曰位不當

動而不正曰柔乘剛有此二者故彖辭直斷之曰
征凶无攸利而无他說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辨正 愚案雷動于上澤說于下此和而不流之象也君子觀其象而致謹于人倫之始以永終者保其和以知敝者節其流此用歸妹之道也舊說似未確

存疑 紫陽朱子曰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正義 衡水孔氏曰征吉者少長非偶為妻而行則凶為娣而行則吉

蘭氏惠卿曰跛者不能以專行依人乃可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

辨正 愚案初乃下位故為歸妹以娣之象娣以位言不以德言也程傳謂剛陽為婦人賢貞之德未確

通論

折中曰案初在下娣之象凡女之歸不待六禮備者爲失禮惟娣可以從歸而不嫌于失禮必長非偶者爲失時惟娣可以待年而不嫌于失時是卦義雖凶而于初則无嫌故變征凶而爲征吉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爲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爲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以能爲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

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正義 東谷鄭氏曰少女微而在下以娣媵而歸乃其常也娣媵不能成内助之功雖有其德如跛者之履耳跛者之履雖不足以有行然亦可以行者以其佐小君能相承助也如是而征則為安分故吉

辨正 愚案下位喻少女以少女為娣乃婚嫁之常道故曰以恒本義謂有常久之德亦未確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通論雙湖胡氏曰初二跛眇兌毀折象履卦六三亦兌體故取象同

愚案履卦六三一爻以陰柔在上下五剛之間故兼取跛眇之象以其不克負荷之甚也此卦初二兩爻分取跛眇之象者初在下而至賤跛言其行之不正也二處内而不明眇言其視之不正也跛則不宜妄行故履而能踐貴者之迹則征吉眇則不

宜妄視故甘處幽暗則得其正而利與履卦兑體雖同而取象有別○幽人處内而不見外之象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于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内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

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言宜于如是之貞非不足
而爲之戒也案利幽人之貞實戒辭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存異石澗俞氏曰曰未變常謂嫁者女子之常九二不顧嫁似乎變常然能以幽靜自守是亦女德之常未爲變常也

瞿唐來氏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婦道之常也守幽人之貞則未變其常矣

愚案利幽人之貞言眇而能不妄視乃得處幽之道

而可常守者傳言未變常此正釋利貞之意也俞

氏来氏二說俱不可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正義紫陽朱子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

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

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

折中曰須當從本義賤女之解為是

辨正 愚案六三處說體之極欲動情勝不擇所為而甘出

于至賤故為歸妹以須之象其可恥甚矣已而媿

悔忽生反歸以娣不知其去以須間不容寸何則

初位最下故以娣而无所嫌三于爻位稍高矣而

亦為之可乎故爻辭不待言其凶咎而彖辭之征

凶益即指此

存疑 伊川程子曰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正義 漢上朱氏曰六三居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上剛行不順也為說之主以說而動動非禮也如是則賤矣故曰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正義 安定胡氏曰剛陽之質不為躁進故待其禮之全備俟其年之長大然後歸于君子斯得其時也遲待也

通論 紫陽朱子曰正與六三相反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嫁宜及時今乃過期而遲歸者此嫁者之志欲有所待而後乃行也

伊川程子曰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乃其意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石澗俞氏曰爻辭言愆期而爻傳直述其志以見愆期在我而不苟從人盖有待而行非為人所棄也行謂出嫁詩泉水云女子有行是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六五柔中居尊尚德而不貴飾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而占如之則吉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

秋山王氏曰上二句舉爻辭下二句釋之也言五居尊位而用中故能以至貴而行其勤儉謙遜之道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正義　紫陽朱子曰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于占為无所利也

通論　雲峯胡氏曰女曰士未成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也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

愚案彖辭之不美无過于此卦者實以内說外動成體之故而六三處說之極上六處動之極辭並不佳是彖辭之征凶无攸利惟此二爻當之彖傳曰无攸利柔乘剛也即乘剛多發于震之陰爻之例无可疑者曰征凶位不當也與六三彖傳之未當亦豈有二義乎觀此則彖辭之不美在戒夫說與動之不正者昭然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餘論　童溪王氏曰專取虛筐无實為言者上六女子也

大易擇言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九

上元程廷祚撰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正義 伊川程子曰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爲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

何氏元子曰豐有憂道焉而云勿憂葢於此有道焉可不必憂也其道安在亦曰致豐之本即保豐之道何以致豐離明主之而震動將之也宜常如日之方中使其明无所不及則幽隱畢照斯可永保夫豐亨矣

辨正 愚案宜日中一說以為盛明廣照一說以為過盛當衰然觀彖辭傳宜日中宜照天下也則前說為優至日中則昃乃別意

通論平菴項氏曰豐卦皆以明為主故下三爻皆明而无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為吉不能求為凶此所以宜日中也

雲峯胡氏曰豐之大有亨道焉大則必通也亦有憂道焉大則可憂也不必過于憂如日之中斯可矣泰晉夬家人升皆曰勿恤此曰勿憂皆當極盛之時常人所不憂而聖人所深憂其辭曰勿憂深切之辭非謂无憂也

餘論

兼山郭氏曰豐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然物極盛大者憂必將至日過中則昃豐過盛則衰聖人欲持滿以中故言宜日中

紫陽朱子曰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于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

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正義 伊川程子曰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
而成豐大也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
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
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
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
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

然後能保其豐大保其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為誡也日中極盛則當昃月既盈滿則有虧闕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于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于豐盛之時而為此誡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言哉

折中曰案以明而動所以致豐可見處豐者之必明也

卦爻之義皆欲其明而防其昏故傳先發此義以示

玩辭之要

愚案日中則昃以下乃言盛極當衰以明可憂之意

日中不與彖辭日中同舊解謂日當中而又不可

過中曲說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

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言盛已極

常須謹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

傾壞了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正義衡水孔氏曰斷決獄訟須得虛實之情致用刑罰必得輕重之中若動而不明則淫濫斯及故君子象于此卦而折獄致刑

伊川程子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

者以威于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
象以折獄致刑也
漢上朱氏曰電明照也所以折獄雷威怒也所以致
刑
通論
東坡蘇氏曰傳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故易
至于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于
離與艮相遇曰无折獄无留獄取其明以止也
紫陽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

此未有犯威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正義　瞿唐來氏曰十日為旬言初之豐以一月論已一旬也正豐之時也

辨正　愚案旬者日數之極以喻明也卦義所重在明故彖辭言宜日中而中三爻皆以日中取象則取象于

旬之義可知舊說以旬訓均實所未解初九居豐之始物方來合配者合也配主物之方來而主合于我也物既來合則宜照之以明且雖極其明而无害故曰雖旬无咎如是則物得其所歸而可以成其豐矣故曰往有尚

通論 東坡蘇氏曰豐之患常在于闇故爻皆以明闇爲吉凶初九六二九三三者皆離也而有明德者也九四六五上六則所謂豐而闇者也 案此說是

存異　山陽王氏曰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旬均也雖均无咎往有尚也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

紫陽朱子曰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辨正　愚案旬者以明徧照之意處豐之初天下方來合于

我而我之明未能徧照則不能使人各得其欲而不足以為豐然所謂徧照者實非有加于明之外也倘逞私意而有加于明之外則物反不能安而生其疑貳亦非所以為豐矣故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諸說以旬為盈滿之意以過旬災為日中則昃于豐本重明之義不合然察察以為明者亦可謂之過旬則其義亦未嘗不相通矣

存疑　劉氏長民曰旬數之極也猶日之中也言无咎者謂

初未至中猶可進也若進而過中則災故象稱過

旬災也

安定胡氏曰言雖居豐盈之時可以无咎若過于盈

滿則必有傾覆之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辨正愚案此爻明體而掩于內有用晦之意故其象爲豐

其蔀日中見斗也用晦雖亦道之所有而豐之時

則宜于明二之所爲如此欲天下信而從之得乎

故曰往得疑疾二之居中固有孚信苟能發而用
之則其明也皆其誠也誠則能動无往而不吉矣

通論

進齋徐氏曰卦言宜日中以下體言之則二為中以
一卦言之則三四為中故二三四皆言日中

存疑

紫陽朱子曰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
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
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
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

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辨正 愚案信以發志言志之所發一本于信誠至而明生矣

九二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沛一作旆謂幡幔也其蔽甚于蔀矣沫小星也

辨正 愚案九三離體之終明微暗盛暗盛故為豐其沛之

象明微故為日中見沬之象豐之時非盛明不可用若九三之微明亦難以及物矣强而行之必滋禍敗折其右肱无咎言當自安于无所作為而與時休息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辨正 愚案豐之時所事者大故曰大事其明已衰則不可大事矣終不可用深戒之之辭

存異 伊川程子曰三應于上上應而无位陰柔无勢力而

處極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辨正 愚案九四上有二陰為其所蔽豐其蔀日中見斗其暗甚矣斯時而有破其暗發其明者則吉夷之為言傷也夷主主于破我之暗發我之明者也傷我而乃以益我所謂良藥苦口利于病也為陰柔所蔽以至昏暗者四也夷主亦四也為動體之主而

能用其剛德以勝當前之柔暗即所謂夷主也易之取象其不可方物如此

存疑 紫陽朱子曰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為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辨正 郭氏京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脫志字小象皆先舉爻辭後以義結遇其夷主吉既是爻辭行之一字

亦未成義案睽卦初四俱陽爻小象曰志行也比

例詳義足見其脫

愚案四為動體之主而蔽于柔暗故曰位不當也能

奮其剛德以勝柔暗則志行而吉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

譽而吉矣

愚案六五柔中之德體雖不足于明而能以天下之

明為用故曰來章彖辭所謂王假之宜日中者此

爻應之慶譽福至而身安也 譽訓安非名譽之譽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于天下也

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為天下之福唯

患不能耳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正義 紫陽朱子曰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

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

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愚案上六好動不已自詡高明而示人以不可測其意欲障天下之耳目而不知皆所以自障也窮大而失其居所謂過旬災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辨正

愚案天際翔言自處之高亢也自藏言藏形之深秘也皆示人不測之意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旅羈旅也山止于下火炎于上為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得中于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于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茍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辨正 愚案旅之為卦借羈旅之事而言人之當審所寄託

也曰小亨曰貞吉所包者大觀彖傳自明舊說專以旅言旅令姑仍之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辨正

愚案彖傳發明以人道託乎天德剛也明也皆天德也外卦柔順乎剛全卦止麗乎明皆託乎天德之象也順乎剛則亨麗乎明則正故曰旅小亨旅貞吉也人而知以天德為託則託乎物而得其亨且

正不待言矣旅之時義大矣哉謂言旅而不止于旅也觀易象者知之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正義 衡水孔氏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又上下二體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明察審慎用刑而不稽留獄訟

中溪張氏曰明則无遁情慎則无濫罰明慎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于旅正恐其留獄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于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微細之狀

辨正　愚案初六柔暗處于極下是甘居下流而以卑汚苟賤為託身之所矣所以為旅瑣瑣也災咎之至自取之爾此與舊說稍異後放此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辨正 愚案窮如窮理之窮言其志在與災禍相尋非无因而至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正義 紫陽朱子曰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辨正 愚案旅即次言安其所舍而不動也懷其資言置其

所有而不用也其若是者惟以欲託乎剛德而止

故曰得童僕貞童僕託于人而止者也六二柔中

得止之正即得旅之正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正義山陽王氏曰既得童僕然後即次懐資皆无所失故

終无尤

伊川程子曰羈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

忠貞終无尤悔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正義 伊川程子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至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過剛則暴下故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之道也

辨正 愚案卦中三陽爻皆不吉葢旅之為義取柔順乎剛而剛宜自立不可以言順九三有无所容而强欲

止之象故于所次則焚于所託則喪危之至也喪其童僕即无所止之義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辨正 愚案三已非剛位又以旅而止无自立之地故可傷也又三為艮卦之主下二陰爻皆有所託故為以旅與下而已獨无所託故為喪其童僕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辨正 愚案三之焚次喪僕以非剛位而止不得其所也四

亦非剛位而不得附麗之正旅者不常之名處者居也資斧者剛之象也旅于處有所居而不常則雖有剛德而弗為我用故不快于心也本卦以柔順剛為義故四之象如此

存疑

紫陽朱子曰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辨正 愚案未得位言四有剛德而居之不常以非其位之故則有剛而无剛終不快于心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辨正 愚案此爻正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也雉耿介之鳥以喻剛也一矢謂柔也順乎剛則不見有柔故曰射雉一矢亡然柔雖若不見而實得其所託柔之命自是而安矣故曰終以譽命譽安也非名譽之譽虞仲翔曰五變成乾體矢動雉飛雉象不見故一矢亡談象甚妙

存疑　紫陽朱子曰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

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

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辨正　愚案命出于天柔能順剛是上而與天德相及乃所

以安其命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正義　伊川程子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

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為焚象陽剛自處于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為躁易之象

通論

童溪王氏曰上九之視九三尤為剛亢者也凡物棲高處亢而寄諸危地者鳥之巢是也故旅之上取以為象夫高極必危離火有焚象也故曰鳥焚其

巢先笑謂喜居物上也後號咷謂巢焚之故也夫牛順物也旅道以柔順謙下為本上九喪其至順之德此所以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愚案巢焚之聞猶所謂其亡忽焉者非不自聞知也

大易擇言卷二十九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張德基